



坏孩子· 好孩子

叶枝著

好孩子们托着凉冰冰的下巴
在安静的课堂专心上课的时候，

坏孩子们拖着湿哒哒的脚步
在喧闹的大街专心游荡。

还有一种孩子却可以

一边托着下巴在课堂上课，

一边拖着脚步在大街游荡。

呵呵，我就是这样的一种孩子

叶枝

[走出你的 抑郁青春]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坏孩子·好孩子/叶枝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6

ISBN 7-5354-2529-1

I. 坏…

II. 叶…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0918 号

责任编辑:何性松 姚梅 责任校对:刘惠玲

封面设计:汪琼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5 插页:2

版次: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0 千字 印数:1—8000 册

定价:14.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抑郁的花朵

(代序)

——与韩寒郁秀交锋？

梁小斌

前几天，我正在北京审看公司准备投拍的一个电视连续剧的脚本，接到叶枝的电话，要我给她的新书写几行字，并且告诉我新书的名字叫《坏孩子·好孩子》，没有问故事的情节，我就从北京赶回合肥，来读她的书稿了。

对于这本新书，我是很有兴趣一读的。因为2000年的时候，几家媒体曾经刊登过关于“韩寒郁秀争锋”的评说，焦点就是谁是好孩子谁是坏孩子，可是，这场争论因为立论的缺陷而没有能够进行到底。今天，叶枝写出《坏孩子·好孩子》，难道她要续写这场争议与韩寒郁秀交锋？

叶枝给我的最初的印象是一个有病的孩子，生着一种娇贵的叫抑郁的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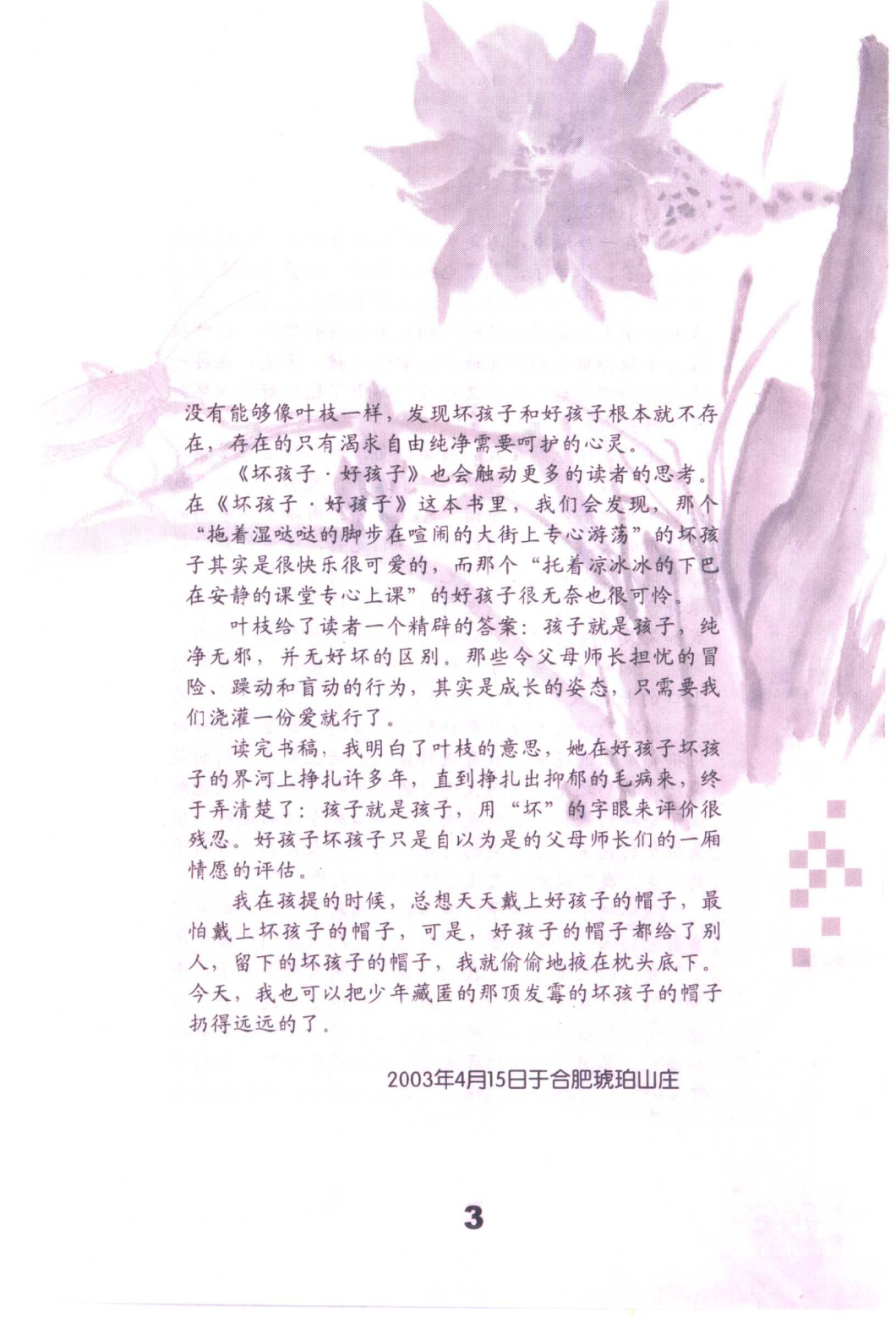
第一次见到叶枝，她已经是一个少女作者了，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说《沼泽天使》。她送新书给我的时候，怯怯地站在我的书桌前，还像一个与班主任谈话的中学生，紧张得不敢说话。打开她的《沼泽天使》，那里是用抑郁编织出来的梦魇，才知道她曾经经历了黑暗和泥沼与窒息的海和吐红色信子的青蛇搏斗了许多年。一个女学生写一些心情故事是很浪漫的，但是，像叶枝那样，能够熟练地聚合生活的表象，凝练出典型的形象来，并且自如地运用语言准确地表达，是很见功底的。在写作之前，叶枝一直在攻读理工科的课程，没有读过多少文学的经典作品，可是，却把博尔赫斯的魔幻技法运用得很有章法。从此，我把学习计算机的叶枝当成了

对话的小朋友。

同在一座城市，总是听到叶枝的各种消息，说是抑郁复发了，休学了，拍了电视专题片，许多杂志上刊登了她的传奇家庭的故事……连我到学校去作讲座，大学生和中学生也都在谈论叶枝的故事和她的作品。但叶枝成为了从抑郁走向阳光地带的幸运女孩，于是，在再一次战胜抑郁之后，叶枝又给我们捧出了她的新书《坏孩子·好孩子》。

还是怯怯地站在我的书桌前面，然而脸上有了俏皮的笑容。我确信她的抑郁已经了结了，果然在作品里就读到了阳光般明媚的童话，即使是那条用冰淇淋架构的“城市的裂缝”也是闪烁着钻石的光芒，就连作品中的那位诗人也是我们这年龄也留恋的蛋筒冰淇淋制造，这很符合诗人的特征。我也写过几首小诗，那些分行的句式如果装在蛋筒里，可能也会舔出冰淇淋的滋味来的。当然，如果把《坏孩子·好孩子》分行排列，也就是很上口的长篇叙事诗了。抑郁的叶枝是属于诗歌的，其实，所有的诗人都是具有抑郁的特征的。飘逸的诗行是用抑郁编织的花朵，我有这种体验。世上最难开放的花朵就是抑郁之花，因为大部分的抑郁症结尚未开放就结成了坚硬的果核，这就是成人世界心肠冷硬的道理。采集抑郁的花朵不是审美的需要，而是成人世界倾听孩子的心声，我们以前不大注意倾听这方面的心声。

《坏孩子·好孩子》的书稿，触动了我这个当着父亲角色的人。“坏孩子”“好孩子”纠缠我们有多少年了？我们的父母曾苛责我们，我们又用来苛责孩子，于是我们把好孩子置于阳光下烘烤，让他透不过气来，而把所谓的坏孩子逼到阴暗的角落里冰镇起来，让他去抑郁挣扎。其实，谁真的弄清楚了坏孩子有多坏，好孩子有多好？！好坏的评判标准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怎么就



没有能够像叶枝一样，发现坏孩子和好孩子根本就不存在，存在的只有渴求自由纯净需要呵护的心灵。

《坏孩子·好孩子》也会触动更多的读者的思考。在《坏孩子·好孩子》这本书里，我们会发现，那个“拖着湿哒哒的脚步在喧闹的大街上专心游荡”的坏孩子其实是很快乐很可爱的，而那个“托着凉冰冰的下巴在安静的课堂专心上课”的好孩子很无奈也很可怜。

叶枝给了读者一个精辟的答案：孩子就是孩子，纯净无邪，并无好坏的区别。那些令父母师长担忧的冒险、躁动和盲动的行为，其实是成长的姿态，只需要我们浇灌一份爱就行了。

读完书稿，我明白了叶枝的意思，她在好孩子坏孩子的界河上挣扎许多年，直到挣扎出抑郁的毛病来，终于弄清楚了：孩子就是孩子，用“坏”的字眼来评价很残忍。好孩子坏孩子只是自以为是的父母师长们的一厢情愿的评估。

我在孩提的时候，总想天天戴上好孩子的帽子，最怕戴上坏孩子的帽子，可是，好孩子的帽子都给了别人，留下的坏孩子的帽子，我就偷偷地掖在枕头底下。今天，我也可以把少年藏匿的那顶发霉的坏孩子的帽子扔得远远的了。

2003年4月15日于合肥琥珀山庄

HUAIHAIZI · HAOHAIZI

坏孩子 · 好孩子

目录

抑郁的花朵（代序） 梁小斌

1 3

坏孩子 · 好孩子

1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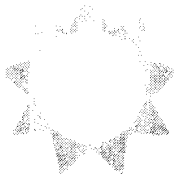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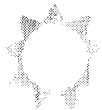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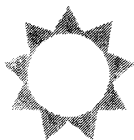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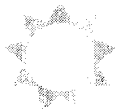
附录 走出抑郁青春

147 194

女儿——爸爸想读懂你（代跋） 云中飞骐

195 201

好孩子们托着凉冰冰的下巴
在安静的课堂专心上课的时候
坏孩子们拖着湿哒哒的脚步
在喧闹的大街专心游荡
还有一种孩子却可以一边托着下巴在课堂上课
一边拖着脚步在大街游荡
呵呵，我就是这样的一种孩子



坏孩子

好孩子



有人告诉我，这个城市是没有春天和秋天的。炎热的夏季过去之后，就是寒冷的冬天，然后又是夏天。

“真的吗？好奇怪哦，那春秋两季到哪里去了呢？”

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一副弱智嘴脸——麦当劳里的人很多，很吵，手中的蛋筒很甜美。这是那个夏天的第一次冷饮，我的专心致志不亚于此刻坐在电脑前敲字的认真。能从那美丽的巧克力和奶油的缠绵中，分出心去回应那句不知出于何种心理的告诫，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喜欢吃甜食。巧克力、冰淇淋、鲜奶蛋糕，这些被女孩子看成减肥大敌的东西，却总被我爱不释口。开始时，我也只是喜欢。到后来，就上了瘾。在把那些香甜可口的东西送进嘴巴的那一刻，我的感受是那么的奇特，仿佛一个完美的世界在我的嘴里慢慢消融、化解，最后缓缓扩散到我的整个头部。我那已经运转到发烫的脑子，就可以暂时得到一些休息和滋润，一切都服服帖帖了。我喜欢这样的感受，因为只有在那些瞬间，我的世界才变得鲜活而丰盈，很符合我的理想哟。

深知自己此刻用如此细致的语言去形容品尝冰淇淋的感受，实在有些无趣，甚至冒了被视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之流的危险。可我宁愿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广告商，在尽心竭力地为自己的产品做宣传。有人宣传的是那些花花绿绿的奶油食物，我陈述的是我溺爱它们的奇异体验。因为我必须让你们懂得我的感受，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更



好地想象出发生在我身上的奇怪事情。

我可以连续不断地吃，一口接一口，直到堵到喉咙口，再多一口就要喷出，然后我才会像和男朋友告别一样恋恋不舍地停住糊满奶油的嘴。的确是弱智的样子，如果你也在现场的话。



可我不胖，也没有胖的迹象。这是我可以拿来骄傲很久的资本。爸爸说这是因为我的消耗太厉害。我当然知道爸爸指的是什么。

“真不知道你的小脑袋里一天到晚到底在想什么。”我想我会永远记得那一刻爸爸脸上疼爱的表情，我发誓。那是种甜蜜到一碰就会碎掉的幸福。看到爸爸这个表情、听到爸爸这句话，我的心也仿佛甜美得要碎掉了——这感觉又让我想到了刚刚吃过的鲜奶蛋糕上的巧克力脆皮。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让爸爸足够骄傲了。由于我辛勤的脑力劳动以及灵活手指的默契配合，我在念大学前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沼泽天使》。而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写出那么多奇妙却真切的文字，也从没想过会让爸爸在电脑前看得不断抹眼泪。从那一刻起，我想我开始第一次认识自己——我除了拥有在输入冰淇淋之后呈



现愚昧的嘴脸外，还有一个会偶尔输出便可以换得不少冰淇淋的脑袋。这样的认识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开始有意识地研究自己正在思考的脑袋。

这种脑力劳动会在每次呼吸的间隙中疯狂滋长，却又始终得不出可以让自己信服的结论，以终止这种其实挺费神的劳动。而我却似乎很满意这种循环往复却毫无意义的思维方式。我在自己杂乱无章的世界里为之惊奇，如同我在自己杂乱无章的房间中自由呼吸。

事实上，很难鉴别这种好吃甜食的习惯是好是坏。任何习惯都可能利己利人，或是暂时利己利人，或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利己利人。多么复杂的双重性。我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明白这个道理的。因为在那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恍然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经历了一场地下通道的奇妙旅行。有的时候，我甚至以为我是梦游到的那里，因为一切实在是不可思议，每分每秒都透着玄妙的色彩。尤其当我两度看到眼前庆祝自己18岁生日的美妙蛋糕时，我越来越对那些记忆产生了怀疑。

等到真正能明白的时候，这个城市又到了冬天，没有过渡、没有预兆的唐突而寒冷的冬天。

这是一个不算繁荣但从容的城市，街道上有稀少的行人，踩着散步的节拍，款款而行。除去上下班高峰时车流汹涌外，其余时间一般不会让人感到心烦。一切都是以一种比时间慢半拍的节奏有条不紊，也许仅仅慢了四分之一拍。谁知道呢。我想表达的是，那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走着走着就睡着的城市，容易感伤容易苍老，也容易沉沦到自



以为是的舒适优雅中去。

我在那样一个城市里生活了近17年，居然没有一次走路时睡着的经历，真是奇迹。爸爸也这么说。因为他有好几次在大街上走路时打起了呼噜，还说了很多梦话，梦中好像正在经历一场激烈的战争，忙乱到不可思议。爸爸被别人弄醒后，又在家躺了很久一段时间。他不断地说他已经筋疲力尽。妈妈总是理解的，她将爸爸照顾得很好，之后爸爸总算恢复了元气，又开始过起循规蹈矩的生活。一切好像都没发生过一样，依旧各就各位地在自己的轨道上平稳运行。

爸爸的这件事让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一定蕴藏着一种奇怪的力量，它让一切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人们眼中变得理所当然，却又让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某些孩子的眼中觉得不可思议。

我诧异，为什么爸爸在这样一座看起来如此平静的小城里会跌入这样一种古怪的梦。为了寻找答案，有段时间我曾废寝忘食地翻找关于梦的解析的各种书籍。最后将收获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那些荒诞不经——连最迷信的老人们看着都会发笑——的“痴人说梦”；还有一类就是——以弗洛伊德老师为代表的纯粹学术派论述。我除了能较流利地念出那些艰涩的文字解释外，一丁点儿也不理解他们究竟想要告诉我什么。把这些话说给爸爸听，我想他一定是理解的，因为他一直点头。但他一直用怪异的眼光看着我，他不理解他那喜欢冰淇淋的女儿为什么要去翻那样的书去找寻答案。事实上，即使我找到了这样一些文字也是

无济于事的。答案在那里，可仅仅是一些于我这个愚蠢的大脑来说单薄到只剩下晦涩的文字学说，真正的答案依旧不存在。我也仅仅是想用那些白纸黑字来安慰自己，况且爸爸的那些奇怪的梦是很正常的，它们不会给我深爱的父亲造成危害。

妈妈经常说，这样的城市会养出懒孩子。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房间里总是很乱，满房间的报纸杂志以及唱片，对于我满脑子的幻觉或者说成是胡思乱想，它们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时候，妈妈进来的时候，只要碰翻一样，就会起连锁反应，仿佛世界坍塌——吓着妈妈，乐着我。从妈妈痛心不已的眼神中，我看到了深深的不解和无奈。我知道此时的自己一定像个女巫在一些莫名其妙的仪器之间龇牙咧嘴。

妈妈是个很爱干净的人，整个家中，除了我的房间，一切都干净整洁得让人惊讶，所有到我们家的客人都会啧啧称赞妈妈的持家。而我真的不喜欢这样，过分的整洁让我拘谨到无所适从，仿佛在做客。在这样的房间中，我时常感到呼吸难以顺畅，甚至连思维都难以连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做事的时候，我必须每时每刻记住我移动的那些东西它们的原位在哪里。这种情况下，我对所做的事会很快失去耐心和兴趣，进而陷入疲劳。

我对妈妈这样说：

我只要一个领地，
一个可以让我自己折腾的领地，

坏孩子

好孩子

在那里，我就是君王。
房间不需要每天都打扫，
被子也不需要每天都折叠。
我熟悉了这样的环境，
我可以准确无误地找到自己
想要的每一样东西。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语气节奏简直就像一首诗。遗憾的是，妈妈并不欣赏我的语言天赋。她用一句实在是很精辟的话概括了这些话的本质——她是这样说的——你为什么总是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哇！妈妈你的这句话，接在我的诗后，其实也很压韵！”

妈妈愕然。

看看吧，这就是我大体上的生活状态。如果我不是个太钻牛角尖的孩子，我想我会很满意自己的生活。每个星期天，爸爸妈妈都会带我去吃蛋糕、冰淇淋或者其他的什么甜食，也就是说，我每周都能体验一次淋漓畅快的天堂之旅。那天，当我吃完蛋糕，露出一脸愚蠢而快乐的笑容时，一种奇怪的想法又悄悄地从满嘴的奶油中尖着身体挤出来：要是我真的是个用蛋糕就能满足的孩子该多好！

这样古怪的念头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仿佛不是来自我的头脑。因为我一直没有表现得有多么的贪婪，甚至连一丁点贪婪的想法都没有成型过。我承认在脑子的深处，或许就是弗洛伊德老师说的“潜意识”里，我对一些我自己也总结不清的东西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可是当失望成为习惯时，反而一切都会很平静正常，

仿佛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这种不良情绪的存在。所以，我从来没有因为那些鲜亮希望的存在，而力图去破坏曾经的惯性，以至给大人们造成什么损失。我一直就想做个乖孩子，在自我的轨道上平稳运行。一些想法只要不成型就永远不会对现实的运行造成任何影响。对此我深信不疑。

而且17年来我的运行轨迹也一再证明我的生活一直很平稳，并没有什么让我偏离他们预定轨道的事情发生。尽管在我自己最真实的世界里，我已经烦透了这样的生活。我整天就希望着有颗顽皮的行星能半路截获我的运行，这样我就可以一个趔趄滑出轨道，开始我的另一种生活。并且所有因此造成损失的责任全不在我。嘿嘿，多好玩！这样的想法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根深蒂固了。我也无数次想象过自己将以怎样的姿势滑出轨道。

我常想，我生来就是个平平常常的孩子，过着这样舒适安逸的生活也的确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内心深处，深到我自己差点也看不见的地方，总有一个细细的声音在对我说，不错的选择是因为你没有选择！这时我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吉他上的一根弦被拨动之后，久久地发出一种震颤。我始终认为，这种频率的震颤会一直持续下去。后来那件地下通道事件发生之后，的确证明了我这种感觉的准确无误。

我说过，我是那种可以一边托着下巴认真上课，一边可以拖着脚步在大街上游荡的孩子。我始终认为这是灵魂出壳，因为某种契机的出现，灵魂轻轻缓缓地飘散开来。

这么说吧。我就是有这种本领，仿佛我这个人可以轻

坏孩子

好孩子

而易举地分成两个。一个在课堂上看着老师频频点头，积极做笔记；一个却可以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看到高楼，看到汽车，真切地碰到来往行人的胳膊或是闻到面包房里飘出的一阵奶油香。甚至连哪种面包，此刻是什么价格都能分辨出来。有几次我特意验证，我闻到的那种面包确实存在于那家作坊而且价格不差一分。

对于自己的本领，我一点都不惊讶。哪个孩子没有一点特异功能呢？只是很多孩子没有我这么幸运，可以清楚地把自己的意识写出来罢了。

我的功课一般般，像我这样爱在上课的时候分出我的另一半去大街上游荡而功课还好，那才怪呢。我喜欢街头的一种氛围。虽然很吵闹，可是不会有人来给我的思考划定范围。我在街头思考我见到的一切东西，一切气息。我始终是游离在人群之外的，这让我感到安全。只是我思考的东西没有条理且未必有意义，有的时候，它们仅仅是拓宽了我呼吸的空间而已。我自认为，我的成长所依赖的只是这游离在街头的一半而已，另一半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更好地掩护这一半的好好成长，从而保证了我的顺利长大。

有时，我盯着一个路过的孩子，仿佛就能轻而易举地看到他的脑子里想什么，甚至还可以跟着他到达很多的地方。呵呵，奇怪吧。不过这没什么不好，它总能让一节枯燥的课很快过去。

笔记本上爬满充实的内容，我的心里长出新鲜的世界……

其实我很想感受在大街上走着走着就能睡着的感觉，